

## 暴雨之后

董潇逸 观美小学六年级

跑进了店里头,我把雨伞收了。  
除了头发和上衣,其他地方全湿透了。裤子已经整个黏在了身上。  
“香菇汤面,不放香菇,还有……一份香肠。”我一边收起雨伞一边说。  
老板是个熟人了。“嗯。一共八块。”我把钱放在了门口的木头台子上,整个台面既是厨房,又是一个收银台。这个一楼不大,中间有一扇小门隔开,后面就是菜市场,一共四张桌子,倒是阔大,其中一张上面摆着许多杂物,所以实际上只有三张可用。  
我挑了一个离门口最近的位,此时店内就我和老板两个人,我们就闲聊起来。  
“你妻子呢?”前些天,我见过老板的妻子抱着一个小婴儿,怎么不见了。“这不是快过年了,要回老家了呢。”也是,过几周就过年了。我心里正想着过年能拿几个红包,老板已经把面碗端上来了。热气腾腾的。  
老板看起来很年轻,至少比我爸年轻,围着一个花色围裙。我又问他:“你过年还开店吗?”我一边往面里倒辣椒一边悠闲地问着。“不开了,我也要回老家了。”“那过完年,还回来开吗?”  
老板没说话,我也没在意,狼吞虎咽地吃面。  
开学第一周,也是一个雨天。我又想起了那熟悉的味道。于是我走进面店,不一样的是,桌上摆的筷子盒不见了,里面还有两个人,一男一女。我开口叫老板,那女人站起来说她是老板,两个月以前转的店面。  
我还是点了香菇汤面坐了下来。  
面摆在眼前,我尝了一口,连青菜都是一个味道,吃完后,我把钱放在木头台子上,走了七八步,回头望了望,现在这家店我是又熟悉又陌生啊。好吧,打开雨伞,我走进了漫漫大雨中……

## 用一场雨迎接秋天

郑一诺 苍南县第一实验小学五年级

秋天,一定是要有一场雨来迎接的。  
今年,这秋天越发娇气了,让老天爷安排了一场盛大的典礼,开心的是自己,苦的却是别人。人间指控纷纷,全指向这场典礼。  
因为大雨是晚上开始的,所以人们都没那么在意。以为是普通得再普通不过的雷阵雨,给它一会儿就好了,可这场大雨却下了整整一个晚上。  
凌晨,母亲醒了过来,叫父亲赶紧去移车。父亲小声嚷嚷着,说五点再去。到了四点半,他架不住母亲的嘴皮子,只好起床,睁一只眼闭一只眼,一副没睡醒的样子下楼去。到了车跟前,父亲完全醒了,昨夜的积水竟然到了车门下方,再高一点就开不了车门了,到时候积水涌入撤离,车也就报销了,更不用说移车了。  
大概五点半,水已经漫到了膝盖,第二个楼梯也满上来了,更要命的是雨鞋,大部分雨鞋是低于膝盖的,所以毫无意外,雨鞋穿不穿都一样,穿了雨鞋反而更难受。九点,十点,水退了下去,但对我的雨鞋来说,还是有一点风险的,这就跟车门一样,差一点水就会灌进里面。晚上十点,水差不多快退完了,积水只到水面上,空气里有一股腐烂的气温。  
第三天,水退完了,地上有一大堆杂七杂八的垃圾:椅子、书包、停车标志牌……  
暴雨,似一种洒脱,也是苦闷中的解脱。  
对秋天来说,它一定会来的,只是早与迟。

## 秋天的故事

张晨汐 灵溪五小六年级

薄薄的被单遮盖不住天气的变化,昨晚玩疯了的小妹,不顾寒冷,依旧沉睡。  
我拖着软绵绵的身体走到衣柜前,翻找厚一点的被单,奇了怪了,塞在柜子里的“花斑绿”呢?转过头,张望着,摸索着房间的每一个角落,一无所获。坐在床边努力回想。突然,脑子灵光一动,奔跑下楼。此时,皮肤上浮起了“鸡皮点”。跑到客厅,满怀希望地掀开沙发上的枕头,灯光幽暗,看上去并没有感觉多冷,只不过

地板有些潮湿,掀开枕头,却是“红小布”,不是“花斑绿”。我绝望地坐在地砖上,忽然又猛地跳起来,皮肤贴到了地砖上,堪比雪上加霜。

无力地爬回床上,抓紧薄被单,紧贴小妹由此取暖,伸出一只手,按了按小妹,莫名感觉她的被子如此之厚。使劲儿掀开,原来……“花斑绿”在她这里,藏得可真深。

我拉开窗帘,微弱的光线照进来,寒冷中加了一丝温暖,睡觉时受不了了一点光线的小妹,从被子中探出一双睡意朦胧的眼睛,不耐烦地说:“关上。”我不在意,起身在睡衣外又披上被单下了楼。

享用着暖和的早餐,拿着勺子轻轻泡开牛奶。

“你要干什么,还让人睡觉?”小妹凶狠地盯着我的鼻尖。

“不早了。”我溺爱地看着那带了点顽皮性子的小妹,感觉很好笑。

“我超困。”

我转过身,咬着面包含糊不清。“谁让你不给我盖厚被子的。”“现在才夏天,盖那么多干嘛?”“九月份了,秋天了。”我震惊地抬头看着她,不知道小妹是真不知道,还是假装不知道。“我,我管他春夏秋冬,你给我关好窗帘,我要睡觉。”小妹带着一股子傲娇气。我拿了片面包,塞进了她的最终,蹦上沙发,回头一笑,她仍旧呆呆站在原地。

顿时间,我感觉身后冒出一丝冷气。

## 秋

卓方泽 灵溪三中八年级

秋,是夏天的曲终,是冬天的前奏。以红黄相间的叶子和云高天清的天空为背景,以秋风拂过树丛为伴奏,以几片雪花来伴奏。

还记得小时候的秋天,我总在街上跑跑跳跳,跟小朋友们说说笑笑,玩累了,还学大人在躺椅上摇摇晃晃乘凉。那个时候,总是拄着根拐杖的太婆会看着我,她的腿不太利索,却次次不经意间出现在我的面前,当我躺在摇椅上假装睡觉时,她还会乐呵呵地摸着我的额头。

时间如同白驹过隙,不经意就从人的手心溜走了,我慢慢长大,一年又一年,光阴荏苒,我总能记住课本内的知识,却总是忘记生活中的各种琐事。后来,我搬走了,太婆没有来,我有了新学校,一个新家,一个新房间,也迎来了新的秋天,有些旧的人和事,却再也没有跟来。

秋天,我回去看望外婆,那天的天气算好吧,我登上了一级又一级台阶,路边的野草长得稀稀拉拉,最后我到了外婆家,这里和太婆家只隔着一面墙,但没有人能过去,也没有人能过来,墙薄薄的,却又深厚无比,没有任何东西能够摧毁这面墙。

转身,翻墙。我终于回到了太婆的旧家,几年来,地上一层灰,储物室内一把熟悉又陌生的躺椅上结满了蛛网。

我把躺椅拉了出来,用毛巾仔仔细细地擦了一遍,偏铜的光泽在阳光下发亮,我躺了上去,躺椅发出了一声叹息,我轻轻地闭上了眼,额头好像有粗糙的摩擦感……

我猛然睁开眼,阳光又让我不得不眯着眼,我向四周张望,但只是有几个小孩子在路边玩耍。记忆中那个矮小迟钝的身影早已寻不到了。

秋风刮来几片枯叶,它们在风中飘舞,又被刮得无影无踪。

## 成长之路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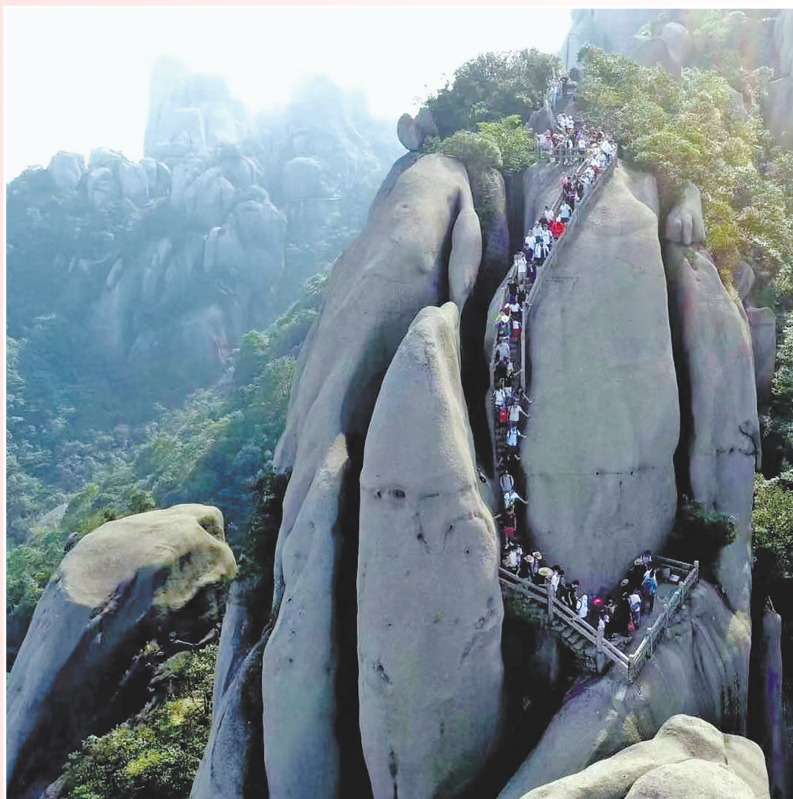
林子昊 苍南外国语学校六年级

我的眼睛一直凝视着前面的那一片黑漆漆的小路,甚至连路灯也是坏的,不知道会从哪里跳出一个人来。

我听见附近总是有高跟鞋的声音,在黑暗中居然会显得如此凄人。我以前还觉得这也能吓到人?简直无语。这次亲身体会到了,走过去,就会听到高跟鞋的声音,一会又没有了。

到后来,已经习惯了。

这路灯还是该修一下了,闪来闪去的,旁边还有几只飞蛾,在我耳边嗡嗡响,耳膜都要被震麻了,于是我就和飞蛾开始了战斗。现在不管了,还是回家再说吧。



秋天的太姥山

白荣敏/摄

咦?怎么走着走着走回来了?难不成我在走迷宫。不贵,我好想走了小区一整圈。不会吧,又要走一遍?

我不知道怎么走的,不过我已经轻车熟路了。

没一会就下雨了,可我没伞,怎么回家?还有这么远的路,冲回家可能可以到家,但只能祈祷这雨慢一点下,我立马就冲出了这条小道,一颗也不肯消停。生怕哪一刻雨会从天上倒下。

发现地上有一个没有人要雨衣,不管三七二十一,直接套在自己身上,虽然灰尘和泥巴很多,至少也比淋雨好嘛。

这下心情放松下来了,就算雨来了也不怕,雨衣在身上,这一点就算我自作聪明,我可以走夜路应该可以算是我的成长吧,到时候可以向同学们炫耀一下。

终于到家了,老妈看我一身像野人的衣服和我空空的双手。

“你的酱油买了吗,在哪?”

我一脸茫然:“什么酱油,我没买。”

“你啊。”

老妈一指头戳在我的额头上,也把我戳醒了。

我突然想起了,老妈确实让我到小区门口的小超市买酱油,而我却在小区里闲逛。

完了,这下真的完了。  
关键是,我之前为什么会忘记?

## 叶子日的诗

叶子日 苍南中学高一年级

### 寂寞

一个人默默无闻  
活了一辈子  
也没用  
从上天的口袋出来  
又回去  
只是旅游了一次  
没有意义  
在人世中  
有寂寞  
无论怎样  
还只是一根草  
静静地躺在沙漠中  
无处展示

### 离别的好友

一夜之间  
忽然有一种感触  
一阵风吹过  
消失不见  
也许上天会有安排

让我们重逢  
但多年后  
也许擦肩而过  
相见  
会不会互不相识  
闭上眼  
再思考一番  
顺着流出眼泪  
流过脸颊  
滴在心里  
日夜的奔波  
成为知己  
同样的性格  
火车上,相见  
离去多年后  
在小巷的拐角处  
见到他的背影  
匆忙跑去  
我却留下遗憾  
多日的好友,挤到了人群中  
再也见不到他  
抬头望向天空  
长叹一声  
跑向了火车站

### 堵车

两个人互不相让  
如同仇敌  
握着拳头、瞪着眼  
车看起来平静  
也是不安的  
叫着、喊着  
车的大脑(人)跑了出来  
你一言我一语  
打了架  
倒在了路边的芦苇丛里  
另一辆也卡在了中间  
如同人山人海

### 弱点

粗壮无比的巨人  
也有许多缺点  
何况是我们  
所有的真情实感  
在内心中的两面性  
一个拿着刀的坏人  
也不一定是全部坏  
或许  
也是为了他人  
颠来倒去的真理和事实  
在那个转折点  
在那条缝中  
内心的弱点  
是那么  
脆弱